

從這裡，



在探照文化的工作室裡，李明聰手持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英文版（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），笑容透露初讀此書時的純粹美好。

走進我的生命

專訪李明璁的書房行止

文／崔舜華 圖／陳怡絮YJ



斜臥在清涼溫潤的榻榻米上，李明璁露出自己在閱讀時、有如少年般無防備而滿溢快樂的神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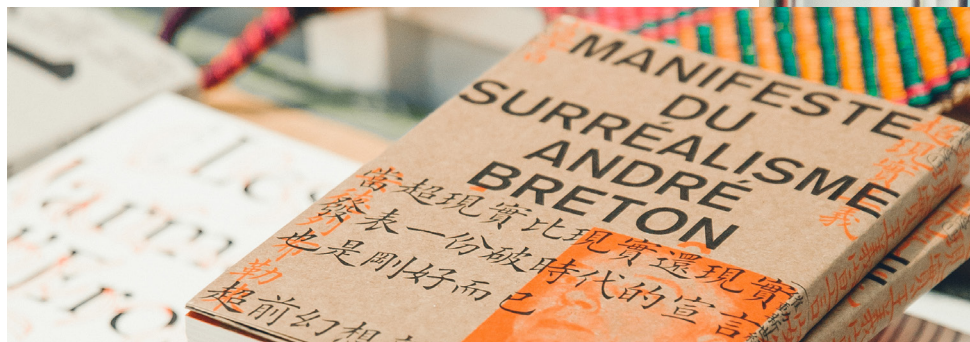
提起李明璁，近期最為人知的或許是他頂著一頭捲髮、傾身勤詢市場攤販的身影；寫過《邊讀 邊走》，他對於閱讀的能量行動與實踐，一向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讓自己置身於移動之中。但與大多數愛讀書的人一樣，李明璁從年少時就對於專屬自己的一間書房，擁有高度的渴望與敏銳的自覺。而他如今呈現在鏡頭與談話之下的書房風景，也向我們展示著：那張面對這顛簸世界總是笑容以對的臉孔底下、掖藏不露的細軟心思。

從工廠宿舍到男孩的書房

人與生活空間之間，往往滿溢著無數的經驗性與幻無飄渺的想像，除了客廳或浴室等眾用的實用性起居，一間濃縮了個體品味與自主選擇，孤獨的「自己的書房」，卻可以容納並揮發出無垠的思想幅線。

1970年代初，在新光紡織士林廠中，誕生了一名熱愛思考、閱讀與教育的行動者，那就是李明璁。不過，在經歷自己的人生起伏之前，由於時代環境與雙親的工作背景，他從小便置身於不斷移徙的狀態，「1970年代是臺灣代工勞力非常密集的時期，『黑手變頭家』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和其他勞工一樣，我父親在石牌買了間小房子，打算自創事業。雖然父母都非常忙碌，但他們很快發現到，自己有個熱愛閱讀的兒子；在那間石牌的三房兩廳的公寓裡，我和妹妹各自擁有一間小房間，某層意義上，那就是我第一間書房。」李明璁說。

眼見孩子如此喜愛閱讀，李明璁的父母給予大量的鼓勵與寬容，當他考試成績不錯，所得的獎勵便是一家人一塊兒去重慶南路的東方書局，任他從架上的一本又一本的翻讀、選擇喜歡的書。在那個沒有網路與GOOGLE、沒有餘錢周遊列國的年代，閱讀，就是這名少年與廣大無邊的世界之間唯一的想像連結羈絆，「我記得小學三年級時我讀了許多名人傳記，不一定每段人生都是光明勵志的哦！譬如莫札特、凱撒、梵谷等等，他們一生都有點陰暗，卻啟蒙了我幼小心靈中對於音樂、政治、藝術的微光；又像是亞森羅蘋或福爾摩斯的系列小說，早在我不可能知道自己以後會親炙倫敦這座古老城市之前，就已開啟腦中無數的奇思幻念——以至於二十多年後初抵彼處，親眼見識了泰晤士河深夜的大霧，反倒有一股似曾相識感，彷彿河上會有無名浮屍飄過將開啟某段熟悉的偵探故事。」



安德烈·布勒東《超現實主義宣言》對秩序、常規、馴服的革命性顛覆與精準思辨，也帶給李明璁深刻的啟發。

只要在那裡，書就是一切

「在 1980 年代中期時我讀國中，開始會蒐集喜歡的作家作品。一開始，房間的書架上都是九歌、洪範、爾雅的散文和詩集，很難想像年少的我因為醉心古典作品，甚至幻想以後要讀中文系、研究陶淵明，我甚至還訂了一本叫《國文天地》的雜誌。高中時因為搬家，那些書通通送掉了，或者更精確地說，朝向解嚴年代的我，有產生了巨大的認同斷裂。我也更廣泛地去讀西方文學，像是卡夫卡、歐威爾、昆德拉，另外是當時仍被視為禁忌的魯迅的作品。此外，三島由紀夫、川端康成、太宰治、乃至當代的村上春樹，連結著黑澤明、小津安二郎、大島渚的影像，更是開啟我對日本文化的探掘。」同時，正值青春氣盛的李明璁也博讀臺灣各家文學，如現代主義的王文興、鄉土文學的黃春明與王禎和，以及獨樹一幟的陳映真，這場猛爆性的閱讀狂歡在少年李明璁的心底推動一場革命、一種質變，從一本書聯結到另一本，緩慢、紮實而專注地讀著，而當時的書房，也開始呈現出其選書風格，牆上貼滿電影海報、架上夾雜國外唱片，而少年在其中心神蕩漾、神遊太虛，李明璁說，那種狀態其實有點巧一尤，魂魄根本不在升學主義的框架裡，充滿自我意識的實驗與變革。

癡迷於文學的浩瀚星辰，高中時的李明璁開始大量地借書、讀書，買書與藏書的質量也直線飆升，而優異的國文成績彷彿亦在大學聯考中擲出一條救命繩索，「高中時，我已經徹底長成一個滿腦子想搞革命的少年，以至於編校刊編到衝撞審稿制而差點被退學，還因此人生初次登上了新聞報導。同時藏書量也暴增，聯考時其他科目都考超爛，只有國文非常好，最後免於重考，僥倖進了輔大。」從大學離家直到赴英留學，直到回臺任教，李明璁說，他始終居住在一個四壁皆書的廣義大書房內，現今，一路閱讀、研究累積的書籍皆搬回天母老家。父親辭世後，他希望能多陪伴母親，同時因為創辦探照文化，需要自己的工作室，書也跟著他搬了兩次，而老家的書房則越來越像書庫。就這樣經過無限的增生與繁衍，現在無論住處或位於大稻埕的工作室，都已成一座不折不扣的書屋，「我有時會特地回老家去掘書，但現在那裡空間也不太夠了，即使特別訂製了實木書牆，書依然從書房、餐廳、客廳蔓延到臥房，甚至堆到樓上的頂加。一般來說，書房是從家屋之中切分出來的概念，是一個獨立於日常生活的機能性空間，相對的我現在已不確定自己是否有一間一般定義底下的書房，還是，我根本有著一整座書屋——或者說：某座私人圖書館了。」



對於2020這苦難的一年，李明璁選出心目中六本必讀之作，從攝影集到詩集、小說到隨筆，跨越各國創作者與各型文類的共通點，是對「生命」本質的反顧、深思和瞭望。



書房：流動往返的感官實驗

對於李明璁這樣一位永恆地在路上（on the road）的閱讀者與寫作者，書房本身即是一個流動而開放的實踐空間，「我覺得書房更接近一種隨時進出往返的狀態。在數位閱讀盛行的當下，閱讀行為產生前所未有的變革，讀書、觀影、聽音樂等都不再受限於文化資本，人人都可以用手機、平板電腦投身網絡，這是一場美好的科技革命，美好之處在於網路的發散性與無止盡往外拓展的連結幅員，但我同時卻也思考：在這樣不斷發散的過程中，我們的專注力會愈來愈少，好比 20 多年前，我得乖乖存兩周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一張唱片，聽一次絕對不夠，聽不懂就聽到說服自己為止，你會與各種文本去搏鬥、對話、詰問，凝神其中地聆聽作者欲言何物，但對於 YouTube 上唾手可得的歌曲，人們連給它 30 秒都嫌久。這份絕對的自由讓選擇本身的價值太輕盈而失去焦慮與體感，很難再有事物能讓人截斷日常水流、沈浸閱讀，心蕩神馳。」以書為例：一本書的成形經過作者、編輯、設計、裝幀與印刷工人之手，用最古典的技法共構出一個使我們沉浸（靜）其內的異世界，而這股沉浸感是當代人所最缺乏者，「在數位時代，我們既需要發散與連結，也需要內聚和省察，所以是一趟趟不斷的往返狀態，而紙本書的重量、氣味、纖維手感，是無可取代的物質性。當一本有扎扎實實物質性的書刊客體，透過細膩感官經驗與我們的肉身主體相遇，這是網路媒介文本無法取代的美好邂逅。」

從書架上，李明璁挑了六本書，致這即將告終的 2020 年，「我贈予 2020 年的閱讀關鍵詞是『生命與生活（life & living）』。父親去世那陣子，我對生命的問題產生很多思考，包括安樂死的選擇權、臨終醫療的問題，而這種種都歸結於——什麼是我們想要有品質的生命和理想的生活狀態？」這六部作品為米蘭·昆德拉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輕》、谷川俊太郎《我》、植田正治攝影集《沙丘》、韓麗珠《黑日》、諾伯特·愛里亞斯《臨終者的孤寂》、是枝裕和《宛如走路的速度》，對「生命」的本質與關懷，則是其間共通的關鍵詞。好比：昆德拉永遠提醒他年少時「人生不可輕易放棄想像」的初心；雅俗共賞的谷川俊太郎關乎大眾文化的關懷和溫暖；《沙丘》提供一種現世中冥思空無的生趣；《黑日》切中他對香港的關懷；《臨終者的孤寂》則出自當代社會學大師的溫柔回眸；《宛如走路的速度》則是李明璁《邊讀 邊走》的致敬對象。

自詡為「書房控」，連 Instagram 都要追蹤世界各地愛書者的書房、書櫃或書店相簿，李明璁心目中理想的書房並非視覺之美，而是機能極佳，「我覺得書房最需要的幾個條件是：一座便於收納與搜尋、毫不浪費任何空間的書架；一整片寬敞透光的大窗戶，最好有綠蔭掩映，讓書與人可以沐於陽光與植栽中；以及，一張大到能任性堆放或攤開各種書刊自由翻閱的書桌，與一張舒服的椅子——再理想不過了！」

李明璁隨意地跪坐著、雙手擺出捧書欲讀之姿，展露出僅僅是閱讀自身，就是一項隨時隨地可執行的、愉快的實踐。